

宋史

第八
十册

宋史
第八
十册
PTC

宋史卷三百一十六

列傳第七十五

包拯

吳奎

趙抃子帆

唐介

子淑詞
孫恕

義問

包拯字希仁廬州合肥人也始舉進士除大理評事出知建昌縣以父母皆老辭不就得監和州稅父母又不欲行拯卽解官歸養後數年親繼亾拯廬墓終喪猶襄徊不忍去里中父老數來勸勉久之赴調知天長縣有盜割人牛舌者主來訴拯曰第歸殺而鬻之尋復有來告私殺牛者拯曰何爲割牛舌而又告之盜驚服徙知端州遷殿中丞端土產硯前守緣貢率取數十倍以遺權貴拯命製者才足貢數歲滿不持一硯歸尋拜監察御史裏行改監察御史時張堯佐除節度宣撫兩使右司諫張擇行唐介與拯共論

之語甚切又嘗建言曰國家歲賂契丹非禦戎之策宜練兵選將務實邊備又請重門下封駁之制及廢錮賊吏選守宰行考試補蔭弟子之法當時諸道轉運加按察使其奏劾官吏多撫細故務苛察相高尚吏不自安拯於是請罷按察使去使契丹契丹令典客謂拯曰雄州新開便門乃欲誘我叛人以刺疆事耶拯曰涿州亦嘗開門矣刺疆事何必開便門哉其人遂無以對歷三司戶部判官出爲京東轉運使改尙書工部員外郎直集賢院徙陝西又徙河北入爲三司戶部副使秦隴斜谷務造船材木率課取於民又七州出賦河橋竹索恆數十萬拯皆奏罷之契丹聚兵近塞邊郡稍警命拯往河北調發軍食拯曰漳河沃壤人不得耕邢洛趙三州民田萬五千頃率用牧馬請悉以賦民從之解州鹽法率病民拯往經度之請一切通商販除天章閣待制知諫院數論斥權

倖大臣請罷一切內除曲恩又列上唐魏鄭公三疏願置之坐右以爲龜鑒又上言天子當明聽納辨朋黨惜人才不主先入之說凡七事請去刻薄抑僥倖正刑明禁戒興作禁妖妄朝廷多施行之除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嘗建議無事時徙兵內地不報至是請罷河北屯兵分之河南兗鄆齊濮曹濟諸郡設有警無後期之憂借曰戍兵不可遽減請訓練義勇少給糒糧每歲之費不當屯兵一月之用一州之賦則所給者多矣不報徙知瀛州諸州以公錢貿易積歲所負十餘萬悉奏除之以喪子乞便郡知揚州徙廬州遷刑部郎中坐失保任左授兵部員外郎知池州復官徙江寧府召權知開封府遷右司郎中拯立朝剛毅貴戚宦官爲之斂手聞者皆憚之人以包拯笑比黃河清童稚婦女亦知其名呼曰包待制京師爲之語曰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舊制凡訟訴

不得徑造庭下拯開正門使得至前陳曲直吏不敢欺中官勢族築園榭侵惠民河以故河塞不通適京師大水拯乃悉毀去或持地券自言有偽增步數者皆審驗劾奏之遷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奏曰東宮虛位日久天下以爲憂陛下持久不決何也仁宗曰卿欲誰立拯曰臣不才備位乞豫建太子者爲宗廟萬世計也陛下問臣欲誰立是疑臣也臣年七十且無子非邀福者帝喜曰徐當議之請裁抑內侍減節冗費條責諸路監司御史府得自舉屬官減一歲休暇日事皆施行張方平爲三司使坐買豪民產拯劾奏罷之而宋祁代方平拯又論之祁罷而拯以樞密直學士權三司使歐陽脩言拯所謂牽牛蹊田而奪之牛罰已重矣又貪其富不亦甚乎拯因家居避命久之乃出其在三司凡諸筦庫供上物舊皆科率外郡積以困民拯特爲置場和市民得無擾吏負錢帛

多繹繫門輒逃去并械其妻子者類皆釋之遷給事中爲二司使
數日拜樞密副使頃之遷禮部侍郎辭不受尋以疾卒年六十四
贈禮部尙書諡孝肅拯性峭直惡吏苛刻務敦厚雖甚嫉惡而未
嘗不推以忠恕也與人不苟合不僞辭色悅人平居無私書故人
親黨皆絕之雖貴衣服器用飲食如布衣時嘗曰後世子孫仕宦
有狃賊者不得放歸本家必不得葬大塋中不從吾志非吾子若
孫也初有子名縉娶崔氏通判潭州卒崔守必不更嫁拯嘗出其
媵在父母家生子崔密撫其母使謹視之縉死後取媵子歸名曰
縉有奏議十五卷

吳奎字長文維州北海人性強記於書無所不讀與五經至大理
丞監京東排岸慶曆宿衛之變奎上疏曰涉春以來連陰不解洪
範所謂皇之不極時則有下伐上者今衛士之變起於肘腋流傳

四方驚駭羣聽聞皇城司官六人其五已受責獨楊懷敏尙畱人謂陛下私近幸而屈公法且獲賊之際傳令勿殺而左右輒屠之此必其黨欲以滅口不然何以不奉詔遂乞召對面論仁宗深器之再遷殿中丞策賢良方正入等擢太常博士通判陳州入爲右司諫改起居舍人同知諫院每進言惟勸帝禁東左右姦倖內東門闌得賂遺物下吏研治而開封用內降釋之奎劾尹魏瓘出瓘越州彭思永論事詔詰所從受奎言御史法許風聞若窮核主名則後誰敢來告以事是自塗其耳目也上爲罷不問郭承祐張堯佐爲宣徽使奎連疏其不當承祐罷使出堯佐河中皇祐中頗多災異奎極言其徵曰今冬令反燠春候反寒太陽虧明五星失度水旱作沴饑饉薦臻此天道之不順也自東徂西地震爲患大河橫流堆阜或出此地道之不順也邪曲害政陰柔蔽明羣小紛爭

眾情壅塞西北貳敵求欲無厭此人事之不和也夫帝王之美莫大於進賢退不肖今天下皆謂之賢陛下知之而不能進天下皆謂之不肖陛下知之而不能退內寵驕恣近習回撓陰盛如此寧不致大異乎又十數年來下令及所行事或有名而無實或始是而終非或橫議所移或姦謀所破故羣臣百姓多不甚信以謂陛下言之雖切而不能行行之雖銳而不能久臣願謹守前詔堅如金石或敢私撓必加之辜毋爲人所測度而取輕於天下唐介論文彥博指奎爲黨出知密州加直集賢院徙兩浙轉運使入判登聞檢院同脩起居注知制誥奉使契丹會其主加稱號要入賀奎以使事有職爲不往歸遇契丹使於塗契丹以金冠爲重紗冠次之故事使者相見其衣服重輕必相當至是使者服紗冠而要奎盛服奎殺其儀以見坐是出知壽州至和三年大水詔中外言得

失奎上疏曰陛下在位二十四年而儲嗣未立在禮太宗無嗣則擇支子之賢者以昭穆言則太祖太宗之曾孫所宜建立以繫四海之望俟有皇子則退之而優其禮於宗室誰曰不然陛下勿聽姦人邪謀以誤大事若倉卒之際柄有所歸書之史冊爲萬世歎憤臣不願以聖明之資當危亾之比此事不宜優游願蚤裁定之不速致宗祀無本鬱結羣望推之咎罰無大于此帝感其言拜翰林學士權開封府奎達於從政應事敏捷吏不敢欺富人孫氏辜椎財利負其息者至評取物產及婦女奎發孫宿惡徙其兄弟於淮閩豪猾畏斂居三月治聲赫然除端明殿學士知成都府以親辭改鄆州復還翰林拜樞密副使治平中丁父憂居喪毀瘠廬於墓側歲時潔嚴祭祀不爲浮屠事神宗初立奎適終制以故職還朝踰月參知政事時已召王安石辭不至帝顧輔臣曰安石歷

先帝朝召不赴頗以爲不恭今又不至果病邪有所要邪曾公亮曰安石文學器業不敢爲欺奎曰臣嘗與安石同領郡牧見其謹短自用所爲迂闊萬一用之必紊亂綱紀乃命知江寧奎嘗進言陛下在推誠應天天意無它合人心而已若以至誠格物物莫不以至誠應則和氣之感自然而致今民力困極國用窘乏必俟順成乃可及它事帝王所職惟在於判正邪使君子常居要近小人不得以害之則自治矣帝因言堯時四凶猶在朝奎曰四凶雖在不能惑堯之聰明聖人以天下爲度未有顯過固宐包容但不可使居要近地爾帝然之御史中丞王陶以論文德不押班事詆韓琦奎狀其過詔除陶翰林學士奎執不可陶又疏奎阿附陶旣出奎亦以資政殿大學士知吉州司馬光諫曰奎名望清重今爲陶絀奎恐大臣皆不自安各求引去陛下新卽位於四方觀聽非宐

帝乃召奎歸中書及琦罷相竟出知青州明年薨年五十八贈兵部尚書諡曰文肅奎喜獎廉善有所知輒言之言之不從不止也少時甚貧既通貴買田爲義莊以賙族黨朋友沒之日家無餘資諸子至無屋以居當時稱之

趙抃字閱道衢州西安人進士及第爲武安軍節度推官人有赦前僞造印更赦而用者法吏當以死抃曰赦前不用赦後不造不當死讞而生之知崇安海陵江原三縣通判泗州濠守給士卒廩賜不如法聲欲變守懼日未入輒閉門不出轉運使檄抃攝治之抃至從容如平時州以無事翰林學士曾公亮未之識薦爲殿中侍御史彈劾不避權倖聲稱凜然京師目爲鐵面御史其言務欲朝廷別白君子小人以謂小人雖小過當力遏而絕之君子不幸註誤當保全愛惜以成就其德溫成皇后之喪劉沆以參知政事

監護及爲相領事如初抃論其當罷以全國體又言宰相陳執中
不學無術且多過失宣徽使王拱辰平生所爲及奉使不法樞密
使王德用翰林學士李淑不稱職皆罷去吳充鞠真卿刁約以治
禮院吏馬遵呂景初吳中復以論梁適相繼被逐抃言其故悉召
還呂溱蔡襄吳奎韓絳旣出守歐陽脩賈黯復求郡抃言近日正
人端士紛紛引去侍從之賢如脩輩無幾今皆欲去者以正色立
朝不能論事權要傷之者眾耳脩黯由是得畱一時名臣賴以安
焉請知睦州移梓州路轉運使改益州蜀地遠民弱吏肆爲不法
州郡公相餽餉抃以身帥之蜀風爲變窮城小邑民或生而不識
使者抃行部無不至父老喜相慰姦吏竦服召爲右司諫內侍鄧
係信引退兵董吉燒煉禁中抃引文成五利鄭注爲比力論之陳
升之副樞密抃與唐介呂誨范師道言升之姦邪交結宦官進不

以道章二十餘上升之去位抃與言者亦罷出知虔州虔素難治
抃御之嚴而不苛召戒諸縣令使人自爲治令皆喜爭盡力獄以
屢空嶺外仕者亦多無以爲歸抃造舟百艘移告諸郡曰仕宦之
家有不能歸者皆於我乎出於是至者相繼悉授以舟并給其道
里費召爲侍御史知雜事改度支副使進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
運使時賈昌朝以故相守魏抃將案視府庫昌朝使來告曰前此
監司未有案視吾藏者恐事無比若何抃曰舍是則它郡不服竟
往焉昌朝不悅初有詔募義勇過期不能辦官吏當坐者八百餘
人抃被旨督之奏言河朔頻歲豐故應募者少請寬其臯以俟農
隙從之坐者獲免而募亦隨足昌朝始愧服加龍圖閣直學士知
成都以寬爲治抃向使蜀日有聚爲妖祀者治以峻法及是復有
此獄皆謂不免抃察其亾它曰是特酒食過耳刑首惡而釋餘人

蜀民大悅會榮諲除轉運使英宗諭諲曰趙抃爲成都中和之政也神宗立召知諫院故事近臣還自成都者將大用必更省府不爲諫官大臣以爲疑帝曰吾賴其言耳苟欲用之無傷也及謝帝曰聞卿匹馬入蜀以一琴一鶴自隨爲政簡易亦稱是乎未幾擢參知政事抃感顧知遇朝政有未協者必密啟聞帝手詔褒答王安石用事抃屢斥其不便韓琦上疏極論青苗法帝語執政令罷之時安石家居求去抃曰新法皆安石所建不若俟其出旣出安石持之愈堅抃大悔恨卽上言制置條例司建使者四十輩騷動天下安石強辯自用詆天下公論以爲流俗違眾罔民順非文過近者臺諫侍從多以言不聽而去司馬光除樞密不拜且事有輕重體有大小財利於事爲輕而民心得失爲重青苗使者於體爲小而禁近耳目之臣用舍爲大今去重而取輕失大而得小懼

非宗廟社稷之福也奏入懇乞去位拜資政殿學士知杭州改青
州時京東旱蝗青獨多麥蝗來及境遇風退飛盡墮水次成都以
戍卒爲憂遂以大學士復知成都召見勞之曰前此未有自政府
往者能爲朕行乎對曰陛下自言卽法也奚例之問因乞以便宜
從事旣至蜀治益尙寬有卒長立堂下呼諭之曰吾與汝年相若
吾以一身入蜀爲天子撫一方汝亦宜清謹畏戢以率眾比戍還
得餘貲持歸爲室家計可也人喜轉相告莫敢爲惡蜀郡晏然劔
州民私作僧度牒或以爲謀逆告抃不畀獄吏以意決之悉從輕
比謗者謂其縱逆黨朝廷取具獄閱之皆與法合茂州夷剽境上
懼討乞降乃縛奴將殺之取血以受盟抃使易用牲皆謹呼聽命
乞歸知越州吳越大饑疫死者過半抃盡抹荒之術療病埋死而
生者以全下令脩城使得食其力復徙杭以太子少保致仕而官

其子屺提舉兩浙常平以便養屺奉抃遍遊諸名山吳人以爲榮
元豐七年歿年七十七贈太子少師諡曰清獻抃長厚清脩人不
見其喜愠平生不治貲業不畜聲伎嫁兄弟之女十數它孤女二
十餘人施德惇貧葢不可勝數日所爲事人夜必衣冠露香以告
于天不可告則不敢爲也其爲政善因俗施設猛寬不同在處與
成都尤爲世所稱道神宗每詔二郡守必以抃爲言要之以惠利
爲本晚學道有得將終與屺訣詞氣不亂安坐而沒宰相韓琦嘗
稱抃眞世人標表葢以爲不可及云

屺字景仁由蔭登第通判江州改溫州代還得見時抃已謝事神
宗命爲太僕丞擢監察御史以父老請外提舉兩浙常平元祐中
復爲御史上疏言治平以前大臣不敢援置親黨於要塗子弟多
處筦庫甚者不使應科舉與寒士爭進自王安石柄國持內舉不

避親之說始以子雋列侍從由是循習為常資望淺者或居事權
繁重之地無出身者或預文字清切之職今宜杜絕其源又言臺
諫之臣或稍遷其位而陰奪言責或略行其言而退與善地或兩
全竝立苟從講解或置而不問外示包容使忠鯁之士蒙羞難退
皆朝廷所宜深察也傳堯俞王巖叟梁燾孫升以事去屺言諸人
才能學術為世推稱忠言嘉謨見於已試宜悉召還朝所言皆切
時務避執政親嫌改都官員外郎出提點京東刑獄元符中歷鴻
臚大僕少卿曾布知樞密院將白為都承旨蔡卞撫其救傳堯俞
事遂不用未幾卒初扞廬母墓三年縣榜其里曰孝弟處士孫侔
為作孝子傳及屺執父喪而甘露降墓木屺卒子雲又以毀灰人
稱其世孝

唐介字子方江陵人父拱卒漳州人知其貧合錢以贖介年尚